

## 金庸武俠小說的山洞

鄭 振 偉\*

<目次>

I. 引言	4. 埋骨之所和收藏秘笈或寶物的地點
II. 小說中的各種洞穴	5. 神聖的場所
1. 作為居所和修練武功的場所	6. 啓蒙的場所
2. 避難和療傷的地點	
3. 誤墮的陷阱	III. 結 論

### I. 引言

「主角進入山洞後有神奇的經歷」的故事模式，早見於中國傳統的敘事文中，舉例如《搜神後記》中桃花源和仙館玉漿的故事，又《異苑》有蠻人射鹿，入石穴，發現別有天地的故事，另《太平廣記》有黃原隨青犬逐鹿入一山穴，娶神人妙音為妻的故事，洪樹華(1966~ )曾將魏晉南北朝的志怪小說歸納，整理出一份「洞穴仙境」一覽表<sup>1)</sup>。降及清代，蒲松齡(1640~1715)在《翩翩》中說的，也是羅子浮在洞中的奇遇<sup>2)</sup>。

\* 澳門大學 教育學院，副教授兼代院長

- 1) 洪樹華，〈魏晉南北朝志怪小說的「洞穴仙境」意象〉，《山東大學學報》(哲社版)，2005年2期，頁69。
- 2) 羅子浮年少時，作狹邪遊，居娼家半年，床頭金盡，後因「廣瘡潰臭，沾染床席，遂逐而出」，流落山中，遇翩翩相救，「女曰：『我出家人，居有山洞，可以下榻，頗不畏虎狼。』生喜，從去。入深山中，見一洞府。入則門橫溪水，石梁駕之。又數武，有石室二，光明徹照，無須燈燭。命生解懸鶉，浴於溪流，曰：『濯之，瘡當愈。』

按《世界文化象徵辭典》「洞穴」詞條的解釋：「這是一個位於地下或石壁中的地方，它上有拱頂，或多或少深入在泥土或山岩裡面，內部大抵陰暗無光；有的洞穴似乎更黑更深一些，它們蜿蜒曲折，沒有直接向陽的出口」<sup>3)</sup>。考古上的發現，已證明遠古的人類是穴居的，中國神話中的西王母也是「穴處」，〈大荒西經〉的記載是「有人戴勝，虎齒，豹尾，穴處，名曰西王母」<sup>4)</sup>。「穴」指的是山洞，《說文》「土，室也」(7篇下，葉17上)，《易》〈繫辭〉下：「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sup>5)</sup>。對於夢想家而言，洞穴是無限夢想的隱蔽地方，有休息和受到保護的意味<sup>6)</sup>。金庸(查良鏞，1924~ )武俠小說中所提及的山洞，一類是過場性質的，一類是「行為的地點」(place of action)<sup>7)</sup>。過場性質的山洞，一般沒有具體的描述，例如《碧》第3回開端<sup>8)</sup>，安大娘將袁承志交啞巴送到華山隨穆人清學武，曉行夜宿向北走了個多月，他們不在客店投宿，只隨便找個岩洞或是破廟休息；又如《笑》第37回，令狐沖上恆山前，喬裝為又聾又啞的僕婦，到見性峰頂已是黃昏時份，於是「找個荒僻的山洞，睡

……逾年，生一子，極惠美。日在洞中弄兒為樂。」後二人同居十五載，羅子浮返家，「後生思翩翩，偕兒往探之，則黃葉滿徑，洞口路迷，零涕而返。」見朱其鎧主編，《全本新注聊齋誌異》(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年9月)，頁444-446。

- 3) 《世界文化象徵辭典》編寫組，《世界文化象徵辭典》(讓·謝瓦利埃、阿蘭·海爾布蘭特編著，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94年7月)，頁169。
- 4) 袁珂，《山海經校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9月)，頁272。
- 5) 「洞」屬水部，《說文》的解釋是「洞，疾流」(11篇上二，葉8下)，有通的意味。
- 6) Gaston Bachelard, "La grotte," *La Terre et les rêveries du repos*, 此處據日譯本《大地と休息の夢想》(饗庭孝男[Takao AEBA]譯，東京：思潮社，1983年6月)，頁188。
- 7) 米克·巴爾(Mieke Bal), 《敘述學：敘事理論論導論》(*Narratology: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Narrative*;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4月，第2版)，頁160。
- 8) 本文共引用金庸的十種武俠小說，均為香港明河社「初版(修訂本)」，包括《書劍恩仇錄》(1976年12月)、《碧血劍》(1975年)、《射雕英雄傳》(1978年11月)、《雪山飛狐》(1976年12月)、《神雕俠侶》(1976年)、《倚天屠龍記》(1976年)、《天龍八部》(1978年11月)、《連城訣》(1978年11月)、《俠客行》(1977年)，以及《笑傲江湖》(1980年10月)。為節省篇幅，本文凡稱述原著均用縮寫，引文則只標頁碼。

了一覺」(頁1525)。至於作為「行為的地點」的山洞，有推著動情節的功能。武俠小說寫江湖上武林中人的故事，但江湖以外，山洞是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場景。山洞是密閉的，它是一個「靜態空間」，又以古墓、地窖、石室等與外界隔絕的形態出現。這是本文討論的對象<sup>9)</sup>。

## II. 小說中的各種洞穴

金庸武俠小說中推動著情節發展的洞穴，可以粗略區分為兩大類：一是天然洞穴或再經人工開鑿的天然洞穴；一是作為通道，進入石室或另一個天地<sup>10)</sup>。這些洞穴，一類是主角進入洞穴後又或與洞穴中人物相遇的故事，一類是讓主角發現過去曾經在洞穴中發生的故事。主角進入山洞，有無意的，也有是有意的。這些山洞，有：(1)作為居所和修練武功的場所；(2)避難和療傷的地點；(3)誤墮的陷阱；(4)秘笈或寶物的收藏地點；(5)神聖的場所；(6)啓蒙的場所。這些洞穴的類型可能有重疊，以下的分類只為便於討論。

### 1. 作為居所和修練武功的場所

過場性質的洞穴，當然也是作為小說人物的居所，但也是僅此而已。當山洞作為居住和修練武功的場所，那就是小說情節發生的地方。例如《射》第16回，桃花島上困著老頑童周伯通的巖洞，《神》的小龍女和孫婆婆所住的古

9) 本文初稿曾於「金庸作品中的場景與常見主題國際研討會」(台南，國立中興大學，2008年10月17日)上宣讀。以洞穴作主題研究金庸武俠小說的其他論文有：(1) 岡崎由美(Okazaki Yumi)，〈金庸小說的幻想因素—以洞天的隱喻為主〉，《2000'北京金庸小說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498-505。(2) 趙言領，〈金庸小說中的山洞意象〉，《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7卷2期(2007年3月)，頁127-130。(3) 維舟，〈小宇宙：金庸小說中的洞穴隱喻〉，<http://weizhoushiwang.blogbus.com/logs/32488429.html>，2008年12月14日。

10) 前引岡崎由美的文章，依據空間的結構，指出山洞的六個要素：(1) 入口；(2) 通道；(3) 洞天；(4) 裡面的光景；(5) 主角所得到的東西；(6) 出口。見該文頁499。

墓，又如《俠》第3回，摩天居士謝煙客和少年(石破天)在摩天崖上所居住的山洞(頁96)，而這些地方一直都是住人的。

《神》第11回，楊過、洪七公和歐陽鋒在華山絕頂上睡覺的巖洞，楊過因緣際會，學懂了「打狗棒法」，《俠》第9回，阿綉和她婆婆史小翠在紫煙島上所住的山洞，石破天和她們倆原是要躲避丁不三和丁當。「這紫煙島顯是史婆婆舊遊之所，地形甚是熟悉，行不到一里，右首便全是山壁。史婆婆指點著轉了兩彎，從一排矮樹間穿了過去，赫然現出一個山洞的洞口」(第9回，頁276)。石破天就在洞內隨史小翠學習七十三招金烏刀法(第9回)。阿綉和石破天二人某日在林中散步，阿綉提醒石破天日後對敵，要留有餘地，並引用了兩句詠棋詩「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更是別具意味的對話。

主角停留在山洞中的時間，長短不一，石破天隨史小翠學金烏刀法，大約有一至兩天的時間，《連》的狄雲，在山洞內只有半天的時間，便練熟「血刀經」的四招刀法。但論進出山洞次數最多的，應該算是《笑》的令狐沖。令狐沖在華山上與田伯光對招，每次進出山洞，都學會了一些古怪的招式。

此後令狐沖進洞數次，又學了許多奇異招式，不但有五嶽劍派各派絕招，而破解五派劍法的種種怪招也學了不少，只是倉猝之際，難以融會貫通，現炒現賣，高明有限，始終無法擋得住田伯光快刀的三十招。田伯光見他進洞去思索一會，出來後便怪招紛呈，精采百出，雖無大用，克制不了自己，但招式之妙，平生從所未睹，實令人歎為觀止，心中固然越來越不解，卻也亟盼和他鬥得越久越好，俾得多見識一些匪夷所思的劍法。(第9回，頁386)

《碧》的袁承志，也是多次進入山洞，雖然山洞不是居所或修練武功的場所，但也是因為袁承志修習《金蛇秘笈》中的練功秘訣、打暗器的心法，以及「金蛇劍法」的時候，覺得劍法招式不對勁，才多次進入山洞。

金蛇郎君埋骨的洞中壁上有許多圖形，莫非與此有關？一想到這事，再也忍耐不住，招了啞巴，帶了繩索火把，又去洞中。……於是鑽進洞內，舉起火把往壁上照去，對圖形一加琢磨，果是秘笈中要訣的圖解。……出得洞來，又

花了二十多天功夫，將秘笈中所錄的武功盡數學會了。……讀到最後三頁，只見密密麻麻的寫滿了口訣，參照前面所載，有些地方變化精奧，頗增妙悟，但一大半卻全不可解。……他重入山洞，細看壁上圖形，仍是難以索解。（第4回，頁121-122）

袁承志打算把秘笈燒掉，卻發現秘笈的夾層中藏有紙箋兩張，一張寫著「重寶之圖」的地圖，以及金蛇郎君在圖後記下的遺願和感慨，另一張寫的是武功訣要，而這些訣要剛好與秘笈中不解之處可以互相參照。

喬瑟夫·坎伯(Joseph Campbell, 1904~1987)認為英雄的歷險，先要進入一個黑暗的領域<sup>11</sup>。他曾引錄一位病人在心理分析初期所作的夢：「我站在一個黑漆漆的洞穴面前，想要走進去，」我因為想到自己可能無法找到回來的路而顫抖<sup>12</sup>。聖經中約拿被鯨魚吞嚥是廣為人知的故事，馬斯洛(Abraham Maslow, 1908~1970)在討論成長恐懼時便曾引述「約拿情結」，他分別討論萎縮的個體(畏懼)和奔放的個體(勇氣)，認為他們同樣都有自我實現的過程<sup>13</sup>。人物進入黑暗的山洞，沒有懼怕，象徵著在成長的過程中不斷克服焦慮和恐懼，而每次都如取如攜，武功不斷精進，意味著轉生和蛻變。如果以柏拉圖(427BC?~347BC?)《理想國》卷7中的洞穴寓言來解說，走出洞穴就是一個邁向智慧的歷程。

《連》第8回，狄雲和水笙被困藏邊雪谷，大約過了一個月的時間，由於已經沒有糧食，花鐵幹竟要吃水笙父親的遺體，狄雲阻止，花鐵幹頓起殺機。狄雲和水笙二人不敵，逃到山洞內躲藏，狄雲就在這時練就「血刀經」的功夫。

狄雲當即依式而為，也是頭下腳上，倒立起來……狄雲練不到半個時辰，頓時全身發暖，猶如烤火一般，說不出的舒適受用……這姿勢本來極難，但他

11) 坎伯,《千面英雄》(*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 朱侃如譯,台北:立緒文化,1995年),頁262。

12) 坎伯,《千面英雄》,頁104。

13) 馬斯洛,〈約拿情結——理解我們對成長的恐懼〉,《洞察未來——馬斯洛未發表過的文章》(霍夫曼編,許金聲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4年8),頁39-43。

自練成「神照功」後，四肢百骸運用自如，當即依著圖中所示照做，內息也依著圖中紅色綠色線路，在身上各處經脈穴道中通行。這「血刀經」乃血刀門中內功外功的總訣，每一頁圖譜都須練上一年半載，方始有成。但狄雲任督二脈既通，有了「神照功」這無上渾厚的內力為基礎，再艱難的武功到了手中，也是一練即成。他練了一式又一式，越練越是興味盎然。(第8回，頁279-280)

當狄雲走出山洞時，他已經可以擊退花鐵幹。

《連》有兩處美麗的山洞：一是上述藏邊雪谷中的山洞，狄雲和水笙在雪谷中共處了半年；一是狄雲和師妹戚芳遊玩的山洞。美麗是因為這兩處山洞都蓄滿狄雲的回憶。狄雲和師妹戚芳遊玩的山洞見第9回，描述比較細緻：

他心中又是一陣難過，鑽進山洞，見洞中各物，仍和當年自己和戚芳離去時一模一樣，沒半點移動過，只是積滿了塵土。戚芳用黏土捏的泥人，他用來彈鳥的彈弓，捉山兔的扳機，戚芳放牛時吹的短笛，仍是這麼放在洞裡的石上。那邊是戚芳的針線籃。籃中的剪刀已生滿了黃鏽。當年逢到冬天農閒的日子，他常在這山洞裡打草鞋或是編竹筐，戚芳就坐在他身畔做鞋子。她拿些零碎布片，疊成鞋底，然後一針針的縫上去。(頁308)

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 1884~1962)曾指出回憶有明顯的場所化作用，住處或其中的地窖、閣樓或僻靜的角落，都是記憶的藏身之所，而潛意識有感到幸福快樂的住處<sup>14)</sup>。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山洞中的東西，都是有條不紊的放著，就像家裡的東西，安放在東西所屬的不同位置上。《連》的結局是，當狄雲眼見那些人因為爭奪金佛和藏在金佛中的財寶而中毒發瘋，也決意不再混迹江湖。他打算找一處人跡不到的荒地，養育師妹和萬圭的女兒空心菜，他選擇回到藏邊的雪谷(12回)。水笙棲身山洞，狄雲在洞外守護，狄雲捕捉兀鷹和雪雁，水笙剝洗燒烤，水笙用鷹毛和雁翎為狄雲編織羽衣，二人聯手擊退花鐵幹，水笙假意癸倒刺探狄雲對自己是否關心等等，這些都是他們倆在雪谷

14) 巴舍拉，《空間詩學》(La Poétique de L'espace；龔卓軍、王靜慧譯，台北：張老師文化，2003年8月)，頁70，頁72。

中相處半年的快樂記憶。但最重要的，可能是水笙見狄雲在洞外挨受風寒，爲他編製羽衣禦寒——溫暖是家的一種重要感覺<sup>15)</sup>。當狄雲回到山洞的時候，「鵝毛般的大雪又開始飄下，來到了昔日的山洞前。突然之間，遠遠望見山洞前站著一個少女。那是水笙！她滿臉歡笑，向他飛奔過來，叫道：『我等了你這麼久！我知道你終於會回來的。』」（頁416）。這個結局其實於第8回已見端倪，當水笙知道積雪漸漸融化，可以離開雪谷的時候，便哭了出來，「其實，水笙到底爲什麼哭泣，她自己也不明白，只是覺得傷心，忍不住要哭」（頁285）。當水笙遭花鐵干等人污蔑，繼遭表哥汪嘯風誤會，狄雲也不顧自身安危，現身替水笙向汪嘯風解釋。

《倚》第12回那冰火島上的熊洞，其後成爲張翠山和殷素素夫婦的居所，是另一個洞穴作居所的例子。至於《笑》第21回令狐沖被囚於杭州梅莊湖底的地牢，在數月間練就任我行的「吸星大法」，應可視作練功的場所，但換個角度來看，令狐沖所練的，卻有助於療傷，助他散去體內來自桃谷六仙和不戒和尚的異種真氣。

## 2. 避難和療傷的地點

當主角遇上危難，地窖、石室或山洞等作爲藏身的地方，它們便是安全的象徵，但不是居所。《書》第3回，張召重搜捕匿藏在鐵膽莊的文泰來、駱冰和余魚同，他們三人便是躲在石枱下的地窖（頁88）。《雪》第8回，胡斐救走苗若蘭，把她帶到玉筆峰下的山洞，替她解開穴道，苗若蘭隨後把母親南蘭背夫棄女，改嫁田歸農一事告訴胡斐。《射》第21回，蓉和洪七公在荒島的山洞棲息，歐陽克卻對黃蓉心存忌憚，沒敢闖進去。《神》第22回，李莫愁奪走仍在襁褓中的郭襄，爲逃避金輪法王和尼摩星的追殺，與楊過一起躲在荒谷的山洞，山洞約七八丈深；又第23回，楊過斷臂後在劍魔埋骨的山洞中療傷。《碧》第1回，楊鵬舉和張唐朝主僕二人，爲逃避官兵追捕，便是躲在一位農

15) 女性爲男性縫製衣服，另一例是《神》中的程英爲楊過縫製衣袍。

夫家裡的洞穴。

那農夫撩起帳子，露出牆來。伸手在牆上一推，一塊大石翻了進去，牆上現出一個洞來。那農夫道：「進去吧！」三人依言入內，原來是個寬敞的山洞。這屋倚山而建，剛造在山洞之前，如不把房屋拆去，誰也猜不到有此藏身之所。（頁18）

又《碧》第3回，官兵圍攻聖峰嶂，崔秋山保護年幼的袁承志，逃避官兵追捕，二人與官兵激戰過後，因無法下山，於是鑽進山洞躲藏。

兩人矮了身子，在樹叢中向下鑽行，走了小半個時辰，樹叢將完，崔秋山探頭一望，見山下火把明亮，數百名官兵守著，悄聲道：「不能下去，後退。」兩人回身走了數百步，見有一個山洞，洞前生著一排矮樹，便鑽進洞去。袁承志畢竟年幼，雖然身在險地，但疲累之餘，躺下不久便睡著了。（頁59）

以上的例子，洞穴只是人物的藏身之所，下文再舉一些人物在洞內徘徊於生死之間例子。

《笑》第4回，儀琳誤以為令狐沖被青城派羅人傑所殺，卻原來只是受了重傷，為曲飛煙所救，曲飛煙把他藏在衡山城的名妓院群玉院，在廂房中的地下密室療傷，並把儀琳帶到那裡照顧令狐沖。《射》第23回，郭靖在禁宮翠寒堂瀑布水帘後的山洞與歐陽鋒對掌，楊康以匕首突刺，郭靖因而被哈蟆功重創，到第24回，郭靖和黃蓉便躲在牛家村傻姑住處一碗櫥後的密室療傷，而這裡值注意的，是密室有孔洞可以觀察外面的情況，黑暗的洞穴倒過來看，就是面向世界的窗戶，夢想家在黑暗的洞穴前，那深深的洞穴仿如獨眼巨人的眼睛<sup>16)</sup>。《神》第25回，周伯通盜王旗受騙，進了山洞，被金輪法王的三隻「彩雪蛛」咬了，金輪法王和小龍女夾洞相鬥，金輪法王始終不敢進洞，最後用餘下的「彩雪蛛」在洞口吐絲，把洞口封住了。小龍女在洞內向周伯通學會了左

16) 巴什拉，《大地と休息の夢想》，頁191，頁200。

右互搏之術，能同時使用玉女心經和全真劍法，後來與金輪法王在武當的玉虛洞前一戰，金輪法王也不敵。

又《天》第20回，喬峰被誤會殺父、殺母和殺師（玄苦大師），聚賢莊的人正商討如何對付喬峰，喬峰卻把受重傷的（阮）阿朱帶到聚賢莊，求赴會的閻王敵薛神醫相救，結果與群雄惡鬥，自己也身受重傷，後來得一黑衣大漢相助脫險，把喬峰帶到一山洞療傷。「他定了定神，轉過身來，果見石壁之後有個山洞。他扶著山壁，慢慢走進洞中，只見地下放著不少熟肉、炒米、棗子、花生、魚乾之類乾糧，更妙的是居然另有一大罈酒」（頁846）。

原始人以天然的洞穴作為居所，客觀的原因是在洞穴內不會受天氣的影響，又或野獸的傷害。一般而言，洞穴必然是黑暗的，如果要把洞穴作為棲身的地方，必須將黑暗或洞中的邪惡驅除<sup>17)</sup>，而驅除黑暗和邪惡的動力，杜蘭（Gilbert Durand, 1921～）引巴斯替德（Roger Bastide, 1898～1974）的解釋，那是來目奧托·蘭克（Otto Rank, 1884～1939）所說的「出生創傷」（trauma of birth），由此而推動著原始人逃離敵對和危險的世界，在洞穴中尋求庇護，洞穴就是母腹（maternal belly）的替代物<sup>18)</sup>。大地母親（Earth-Mother）是一個原始意象，人類的母親模仿和重複生命在大地的子宮孕育的行為，胎兒和出生，也就是重複著宇宙創生人類的行為，女性的生產也就是微型的宇宙生產<sup>19)</sup>。所以進入迷宮或洞穴，相當於神秘地回歸到母體，回復胚胎或未有世界以前的純真狀態，而離開洞穴象徵著重生。「作為保護空間的房屋像胎兒的母體，是休息和恢復活力的空間。這不只限於普通的房屋，長滿苔蘚的樹的空洞也是防止外界危險以保護身體安全的快樂房屋，岩縫也是舒適的房屋」<sup>20)</sup>。順筆一

17) Gilbert Durand, *Anthropological Structures of the Imaginary* (Brisbane: Boombana Publications, 1999), p.234.

18) Durand, p.234.

19) Mircea Eliade, *Myths, Dreams and Mysteries: The Encounter between Contemporary Faiths and Archaic Realities*, trans. Philip Mairet (New York: Harper, 1960), p.166.

20) 金森修 (Osamu, KANAMORI), 《巴什拉——科學與詩》(武青豔、包國光譯, 石家莊: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年1月), 頁182。

提，法國露德鎮(Lourdes)聖母顯靈的山洞，聖女伯爾納德(Saint Bernadette, 1844~1879)依聖母的指示，挖出可以治病的水泉，自1858年以來，便成爲一個重要的朝聖中心<sup>21)</sup>。

### 3. 誤墮的陷阱

《射》第10回，郭靖在趙王府中逃避梁子翁，跑到王府中一處荊棘亂石的地方，「突然間腳下一軟，叫聲不好，身子已憑空下墮，似乎跌了四五丈這才到底，竟是一個極深的洞穴。……郭靖大驚，又向後退了幾步，居然仍有容身之處。他轉過身來，雙手伸出探路，一步步前行，原來是個地道。……郭靖又逃了數丈，斗覺前面一空，地道已完，到了一個土室」(頁384-385)。當時，黑風雙煞中的鐵屍梅超風，躲在趙王府中一洞穴內練功，由於走了火，雙腿不能走動，幾乎餓死。

《神》第18回末端，公孫綠萼和楊過在絕情谷的丹房中，誤中機關，掉進鱷魚潭。困在鱷魚潭的時候，楊過發現了周伯通藏在自己身上的東西(匕首、絕情丹、羊皮地圖和半截靈芝)，而楊過亦從羊皮地圖上找到離開鱷魚潭的洞口。楊過笑著向公孫綠萼表示不知洞裡有甚麼古怪的毒物猛獸，只能聽天由命，說著二人便「弓身鑽進了洞裡……洞口極窄，二人只得膝行而爬」(19回，頁758)，「二人爬行了一陣，隧洞漸寬，已可直立行走，行了良久，始終不到盡頭，地下卻越來越平……迅速向前奔去，轉了兩個彎，眼前斗然亮光耀目，只見一個半身赤裸的禿頭婆婆盤膝坐在地下」(頁760)。「那老婆婆所坐之處是個天然生成的石窟，深不見盡頭，頂上有個圓徑丈許的大孔，日光從孔中透射進來，只是那大孔離地一百餘丈……這石窟深處地底……見石窟中日光所及處生了不少大棗樹」(頁760)。那人就是外號「鐵掌蓮花」的裘千尺——公孫綠萼的母親，由於這次經歷，他們得知公孫止夫妻倆的恩仇。

21) Doris Heyden, "Cave", in *The Encyclopedia of Religion*, ed. Eliade (NY: Macmillan, 1987), vol.3, p.130.

「昏暗的孔洞，不見邊際的地下領域，令人毛骨悚然的深淵，妖魔鬼怪的出沒之地，它象徵無意識及其意料之外的危險」<sup>22)</sup>，這是洞穴的另一個象徵面。「事物的內部也在與表面的對比中變成給人以恐怖和危險性的特異空間」<sup>23)</sup>。裘千尺和梅超風二人都是近似鬼怪的人物。鱷魚潭的位置原是漆黑一片，只有鑲在匕首上的夜明珠所發出的一點微弱光線，當楊過和公孫綠萼在黑漆漆的隧洞中聽到怪聲時，敘述者的描述是「比遇到任何兇狠的毒蛇怪物更令他二人心驚膽戰」(頁758)，公孫綠萼更誤以為是鬼。梅超風外號本就是「鐵屍」，她用骷髏和屍體來練「九陰白骨爪」，趙王府的洞穴，對於梅超風來說，不存在黑暗的問題，因為她是失明的，本已生活在個黑暗的世界，但對於郭靖和梁子翁二人，當他們聽到梅超風問「誰在這裡撒野」的時候，「郭靖固然嚇得心中突突亂跳，梁子翁也不禁毛骨悚然」(頁385)。

#### 4. 埋骨之所和收藏秘笈或寶物的地點

作為埋骨之所和收藏秘笈或寶物的山洞，都有它過去的故事。《書》第16至17回，陳家洛、張召重、喀絲麗(香香公主)、霍青桐，以及關東六魔中的滕一雷、顧金標、哈合台等人在火圈中與狼群對峙，後陳家洛與狼群大戰，發現手中的短劍，原來是劍中有劍，而第二層劍鞘中的蠟丸更藏有迷城的地圖。其後，陳家洛、喀絲麗和霍青桐三人衝出狼群，依著地圖進入古城，在玉峰山峰壁找到山洞的入口，原來洞內是一座依山而鑿的石室宮殿(第16回)，他們推開一道厚近丈許的玉石門，走進一間玉室，張召重追至突襲，把玉室的玉石門關上，三人被困。然而，他們在玉室中卻發現了用古回文寫的羊皮冊子，知道了伊斯蘭教徒瑪米兒和她族人反抗暴君的故事。陳家洛在玉桌上發現了機關，開啓了從玉床進入翡翠池的通道，又在竹簡中所藏〈庖丁解牛〉的文字中悟出拳法，後來藉此擊敗張召重(第17回)。

22) 《世界文化象徵辭典》，頁170。

23) 金森修，《巴什拉——科學與詩》，頁186。

在這座依山而鑿的石室宮殿裡，藏著伊斯蘭教徒瑪米兒勇敢和貞烈的故事。暴君隆阿和他的兒子桑拉巴欺壓瑪米兒和她的族人，由於無法攻入迷城，瑪米兒犧牲了自己，在迷城外面放牧作餌，故意讓桑拉巴的下屬把自己擄走，並委身桑拉巴。瑪米兒騙取桑拉巴的信任後，得以在迷城走動，暗中劃下迷城的地圖。瑪米兒懷了桑拉巴的「孽種」後，內心痛苦，但仍使計讓桑拉巴把自己帶到翡翠池，而桑拉巴也按祖宗的規定，把瑪米兒的舌頭割下（凡進入翡翠池的人都如此，免洩漏秘密）。瑪米兒準備了小刀，要在翡翠池中刺殺桑拉巴，但小刀被大殿底下的磁山吸去，瑪米兒也就知道了磁山的秘密。瑪米兒向桑拉巴討了一把有兩層鞘子的短劍，把進出迷城的通道封在蠟丸裡，藏在第二層劍鞘裡面，然後把短劍丟在迷城外面的騰博湖裡，回到迷城後又放了許多鷹出去，並在鷹腳上寫上了「騰博湖」的名字，希望族裡的人能夠捉到一兩隻鷹，她的哥哥和阿里就會到騰博湖中去仔細找尋，就會知道迷城的路徑。她的族人雖然找到了短劍，可惜查不出劍中的秘密，不知道劍鞘中另有劍鞘，反誤以為是瑪米兒要他們進攻迷城。結果他們都迷了路，阿里和其餘勇士捉拿了一個桑拉巴的手下，迫著他帶路，攻進神峰。在大殿上，刀劍都被磁山吸去，但阿里和勇士殺死了桑拉巴的武士，桑拉巴逃進玉室，要帶瑪米兒從翡翠池旁逃走，阿里見到瑪米兒，兩人抱在一起，結果被桑拉巴用斧劈死了，瑪米兒也把她和桑拉巴生的兒子摔死。

《雪》第8回，田青文、寶樹、陶百歲、鄭三娘、阮士中、曹雲奇、劉元鶴、熊元獻、殷吉等人，發現苗若蘭的珠釵藏著紙條，上邊有繪圖和「遼東烏蘭山玉筆峰後」九個字，當他們去到玉筆峰的圓峰，又從闖王的軍刀上找到線索，終於在圓峰上找到往寶藏「冰洞」的入口。

一算距離遠近，看準了方位，一步步走將過去，待走到所計之處，果然腳下鬆動，身子下落……撥開冰雪，見前面是條長長的通道，當即向前走去。……可是那山洞盤旋曲折，接連轉了幾個彎，仍是未到盡頭。……又轉了個彎……這山洞中轉身都不方便……轉過了彎去。這時洞穴愈來愈窄，衆人須得弓身而行……行了一盞茶時分，前面已無去路，只見一塊圓形巨岩疊在另一塊圓岩上，

兩塊巨岩封住了去路。……一踏進石門，一陣金光照射，人人眼花繚亂，凝神屏氣，個個張大了口合不攏來。原來裡面竟是個極大的洞穴，四面堆滿了金磚銀塊，珍珠寶石，不計其數。(頁189-192)

在山洞中，曹雲奇在地上拾得一支屬於田安豹的金鑄小筆，進入藏寶的冰洞後，見到苗爺(苗人鳳的父親)和田安豹(田歸農的父親)二人糾纏著的遺體，也就知道他們倆在冰洞中自相殘殺；胡一刀也曾到過冰洞，知道此事。至於那些金銀珠寶爲何封在冰塊下，那是因爲闖王藏寶後命部屬澆上冷水，由於該地終年酷寒，那些財寶也就像冰封在冰中似的。

《笑》第8回，岳不群讓令狐沖在華山玉女峰絕頂的危崖上思過，崖上有石洞，「石洞窄小，兩人僅可容身，已無多大轉動餘地」，後來因長劍刺入石壁竟至沒柄，讓令狐沖發現石壁後面別有洞天。

他將石壁上的洞孔再砸得大些，點了火把，鑽將進去，只見裡面是一條窄窄的孔道……舉火把一路向下走去，滿洞都是斧削的痕跡……走了十餘丈，孔道仍然未到盡頭……再行數丈，順著甬道轉而向左，眼前出現了個極大的石洞，足可容得千人之衆。(頁330-331)

當年日月神教的十位長老，包括大力神魔范松、飛天神魔趙鶴、金猴神魔張乘風、白猿神魔張乘雲等，誤墮五嶽劍派所設的陷阱，被困在後洞中，這條通道原是范松用巨斧開鑿的，但未能鑿出生路，已力盡而死。後洞的石壁上刻有各種圖形，有五嶽劍派(華山、嵩山、衡山、泰山、恒山)的劍招，也有破解五嶽劍派的劍招之法，就是他們困在洞中時刻上去的。其後，風清揚在後洞內給令狐沖指點劍術的至理，在一個晚上把獨孤求敗的獨孤九劍(「總訣式」、「破劍式」、「破刀式」)傳授令狐沖，對付田伯光。田伯光離開後，風清揚亦悉數將餘下的「破槍式」、「破鞭式」、「破索式」、「破掌式」、「破箭式」、「破氣式」(第9回)傳授予令狐沖。

《神》第23回，神鵬把楊過帶到劍魔獨孤求敗埋骨的石洞，讓他知道獨孤求敗「縱橫江湖三十餘載，殺盡仇寇，敗盡英雄，天下更無抗手，無可奈何，惟

隱居深谷，以鵬為友」(頁930)，最後寂然而終。「這個洞其實甚淺，行不到三丈，已抵盡頭」(頁29)。楊過斷臂後，在神鵬的帶領下，又重回山洞，在峭壁上的劍塚得到獨孤求敗生前埋下的玄鐵重劍，那隻神鵬並助楊過在峭壁上和山洪中練劍，他大概逗留個多月的時間才離開山洞(第26回)，但楊過那時已吃了無數遍身隱隱發出金光的毒蛇蛇膽，情花的劇毒也減弱，內力和武功都已大進。

《天》第2回，位於劍湖底的無量洞，洞中是個圓形石室，石室內又有石洞「瑯嬛福地」，那是無崖子和李秋水收集武學典籍的地方。那裡雖然仍藏有逍遙派《北冥神功》和《凌波微步》的秘笈，但未見骸骨，只有李秋水的白玉雕像(第2回)，那卻是永恆的象徵物。山洞作為埋骨之所，是死亡的象徵，也意味著世俗時間的停止。此處或可引用岡崎由美(Yumi OKAZAKI, 1958~)的解釋，「洞穴裡的時間並不是從過去到未來流逝下去，而是保持著過去的時間而轉來轉去地在一個封閉的圓圈裡。走進洞裡的少年主角重復前人的行為，嘗一嘗『死』的味道，然後再出去」<sup>24)</sup>。這就是說，在洞中的時間並非世俗的時間，而是一種神聖的時間，仿如神話故事，「頌讀者與聆聽者都藉著神話故事的敘述而被捲入了另一種光陰裡，在那樣境界裡，世俗的、歷史的時刻已被隱沒、克服了，他們已浸潤在一種超越擴延的、永恆的、可一再臨現的時間之中」<sup>25)</sup>。此處可以再引華山的後洞為例，當令狐沖初見後洞的劍招圖案後，敘述者便如此描述：「他便如給人點中了穴道，呆呆站著不動，腦海之中，一個個念頭卻層出不窮的閃過，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只聽得有人在大叫……令狐沖從黎明起始凝視石壁上的招數，心有專注，不知時刻之過，此時竟然已是午後」(頁335-336)。

24) 岡崎由美，〈金庸小說的幻想因素——以洞天的隱喻為主〉，《2000'北京金庸小說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505。

25) Eliade, *Images and Symbols: Studies in Religious Symbolism*, trans. P. Mairet (London & NY: Harvill Press, 1961), pp.57-58. 中譯文轉引關永中《神話與時間》(臺北：臺灣書店，1997)，頁114。

## 5. 神聖的場所

上文談及山洞中的神聖時間，並以人物在山洞重新經歷一遍過去的故事為例，而在金庸的小說中，關於神聖的山洞，有兩個很好的例子，一是鐵掌幫所在的猴爪山，一是明教總壇光明頂的秘道。《射》第28回，黃蓉和郭靖鐵在掌山尋找「武穆遺書」，黃蓉因輕敵，被裘千仞五毒神掌震傷，郭靖帶著受傷昏迷的黃蓉向鐵掌峰頂走，無意間走進一個「洞口砌以玉石，修建得極是齊整」的山洞。當郭靖往外看，「離山洞約有里許，各人面目依稀可辨，當先一人身披葛衫，正是裘千仞。但眾人雙腳宛如被釘牢在地下一般，儘管呼喝怒罵，卻不再上前一步」(頁1126)，原來那是「鐵掌幫的禁地，入者有死無生」(頁1126)。

這鐵掌山中指峰是鐵掌幫歷代幫主埋骨的所在，幫主臨終時自行上峰待死。幫中有一條極嚴厲的幫規，任誰進入中指峰第二指節的地區以內，決不能再活著下峰。若是幫主喪命在外，必由一名幫中弟子負骨上峰，然後自刎殉葬，幫中弟子都認為這是極大榮耀。郭靖背著黃蓉，慌不擇路，誤打誤撞的闖進了鐵掌幫聖地，是以幫眾只管忿怒呼叫，卻不敢觸犯禁條，追上峰來。(頁1130)

這個神聖的山洞，其實就是墳墓，其中就有數十位幫主的骨壇靈位，以及陪伴入內的弟子的骸骨，而黃蓉和郭靖所找到的寫有「破金要訣」的盒子，應是陪葬品。

《倚》19回，上光明頂的秘道，是明教的「莊嚴聖境」，「這秘道是明教的莊嚴聖境，歷來只有教主一人，方能進入，否則便是犯了教中決不可赦的嚴規」(頁760)。通道的入口就在楊不悔閨房內的牙床，張無忌隨著小昭，從這個通道追蹤圓真和尚，結果被圓真和尚困在岔道，原以為已是死路，卻從通道走進了陽頂天夫婦絕命的石室中，得到寫在羊皮書上的「乾坤大挪移」心法。第一和二層的心法，注明悟性高的每層也要七年才能練成，但張無忌不消半日，已練至第五層。

張無忌練就九陽神功後，本身所蓄的力道已是當世無人能及，只是他未得高人指點，使不出來，這時一學到乾坤大挪移心法，體內潛力便如山洪突發，沛然莫之能禦。……張無忌所以能在半日之間練成，而許多聰明才智、武學修為遠勝於他之人，竭數十年苦修而不能練成者，其間的分別，便在於一則內力有餘，一則內力不足而已。張無忌練到第五層後，只覺全身精神力氣無不指揮如意，欲發即發，欲收即收，一切全憑心意所之，周身百骸，當真是說不出的舒服受用。這時他已忘了去推那石門，跟著便練第六層的心法，一個多時辰後，已練到第七層。(20回，頁790-791)

《倚》22回，六大派離開光明頂後，海沙派、巨鯨幫、神拳幫、三江幫、巫山幫、五鳳刀等幫會門派乘機進攻，光明頂的秘道這處聖地，又成為眾人躲藏和療養傷勢的地方，張無忌的劍創於七八日間已好了九成，再過數日痊癒後，又運功替五散人逼出體內玄陰指的寒毒，眾大高手於三日之內內傷盡去。

以上兩處聖地都是禁地，規定只有教主或死亡後才能進入，仿如進行秘密儀式的地方。進入山洞，象徵著脫離世界的罪惡。意大利教士聖本篤(Saint Benedict, 480~543)是西方修道院的創始人，他為了避開世界的罪惡，14歲時便離開羅馬，在蘇比亞可(Subiaco)附近的一個山洞住了三年<sup>26)</sup>。從神話的角度來詮釋，山標誌著一個垂直向上與天相接觸的點，象徵與上界接觸的神聖空間，山中的洞穴則標誌著進入大地母親的入口，那是一個使人們渴望回歸的地方<sup>27)</sup>。在中國道教的話語中，也有類似的敘述，如洞陽子的《太上洞玄靈寶天尊說救苦妙經註解》，對「洞玄」一詞有如下的註解：

洞者，通也，上通於天，下通於地，中有神仙，幽相往來。天下十大洞、三十六小洞，居乎太虛磅磚之中，莫不洞洞相通，惟仙聖聚則成形，散則為氣，自然往來虛通，而無窒礙。是以聖人遠取諸物，近取諸身。則人一身之中，亦

26) 文藝復興時期的繪畫，神聖的隱遁者和山洞是普遍的母題，如意大利畫家貝里尼(Giovanni Bellini, 1430~1516)的「狂喜中的聖法蘭西斯」(Saint Francis in Ecstasy)，「聖傑羅姆在閱讀」(Saint Jerome Reading)，以及「在荒野中的聖傑羅姆」(Saint Jerome in the Wilderness)等名畫，都有山洞的描繪。

27) Mircea Eliade, *Myths, Dreams and Mysteries*, p.171.

有洞者。頭有九宮，上有寥天，共爲十大洞天；柱骨二十四節，共十二重樓。共三十六洞，上通泥丸之九天，下徹尾閭之九地，中有真炁幽相往來。<sup>28)</sup>

山洞象徵著通道，引文的後半更是人體內部空間和外在空間的類比，形成一幅內外感應的宇宙圖像。

張無忌在石室中練成「乾坤大挪移」，前引《連》的狄雲在山洞中練成「血刀經」，這些人物或在山洞或在石室，在極短的時間便能練成神功，又或如前文所引述的人物在洞中休養復完，這些都可以從煉金術的角度來解釋。山洞象徵鍊金術士的熔爐，加速了熔爐中「礦苗」(embryonic ore)轉變成尊貴的黃金，離開地下子宮(chthonic womb)<sup>29)</sup>。煉金爐和人的顱骨可以看成一個洞穴，它們的上方有一個開口，道家將顱骨比作崑崙山——世界的中心，人在山上一個秘密的山洞裡回歸原始的狀態，然後脫離宇宙<sup>30)</sup>。前引維舟在網誌的評論，也提出「當英雄從洞穴這個小宇宙中完成蛻變重回人世時，通常都已獲得了一身極高的武功」<sup>31)</sup>。

金庸的武俠小說，不乏對於道家修練內功的描述。《倚》第19回，在明教光明頂的廳堂上，楊逍和五散人遭圓真和尚(成坤)暗算，困在布袋和尚說不得的「乾坤一氣袋」的張無忌，爲圓真「幻陰指」所傷而激發出體內所積蓄的九陽真氣，這股真氣無處宣洩，反過來又衝激著張無忌的身體。

在這短短的一段時空中，他正經歷著修道練氣之士一生最艱難、最凶險的關頭，生死成敗，懸於一線。(頁761)

……他胸中怒氣一衝，布滿周身的九陽真氣更加鼓盪疾走，真氣呼出不能外洩，那乾坤一氣袋漸漸膨脹起來。(頁768)

……乾坤一氣袋已被張無忌的九陽真氣脹破，炸成了碎片……原來便在

28) 《道藏》(上海:上海書店;北京:文物出版社;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冊6,頁488-489。

29) Mircea Eliade, *Myths, Dreams and Mysteries*, p.170.

30) 《世界文化象徵辭典》,頁172,頁204。

31) <http://weizhoushiwang.blogbus.com/logs/32488429.html>, 2008年12月14日。

這頃刻之間，張無忌所練的九陽神功已然大功告成，水火相濟，龍虎交會。要知大布袋內真氣充沛，等於是數十位高手各出真力，同時按摩擠逼他周身數百處穴道，他內內外外的真氣激蕩，身上數十處玄關一一衝破，只覺全身脈絡之中，有如一條條水銀在到處流轉，舒適無比。(19回，頁769-770)

張無忌身處「乾坤一氣袋」，生死也是懸於一線，這個「乾坤一氣袋」仿如密閉的容器——煉金術士的熔爐。九陽神功既成，破袋而出，象徵著張無忌的重生。煉金術士的熔爐，象徵著陰陽的結合，即火與水、天與地的結合。或者說是返回、倒退到胚胎狀態，從而獲得新生，所以它又是母腹，亦即山洞=母腹=熔爐<sup>32)</sup>。

《連》的狄雲給血刀老祖扼住喉頭，體內無法宣洩的一股巨大濁氣自行強衝猛攻，打通了他的任脈和督脈，練成「神照經」。

這內息一通入「長強穴」，登時自腰俞、陽關、命門、懸樞諸穴，一路沿著脊椎上升，走的都是背上督任各個要穴，然後是脊中、中樞、筋縮、至陽、靈台、神道、身柱、陶道、大椎、瘻門、風府、腦戶、強間、後項，而至項門的「百會穴」。……這股內息衝到百會穴中，只覺顏面上一陣清涼，一股涼氣從額頭、鼻樑、口唇下來，通到了唇下的「承漿穴」。這承漿穴已屬任脈，這一來自督返任。任脈諸穴都在人體正面，這股清涼的內息一路下行，自廉泉、天突而至璇璣、華蓋、紫宮、玉堂、膻中、中庭、鳩尾、巨闕，經上、中、下三脘，而至水分、神厥、氣海、石門、關元、中極、曲骨諸穴，又回到了「會陰穴」。如此一個周天行將下來，鬱悶之意全消，說不出的暢快受用。內息第一次通行時甚是艱難，任督兩脈既通，道路熟了，第二次、第三次時自然而然的飛快運輸，頃刻之間，連走了一十八次。……內息運行一週天，勁力便增加一分，只覺四肢百骸，每一處都有精神力氣勃然而興，沛然而至，甚至頭髮根上似乎均有勁力充盈。(第7回，頁253-254)

敘述者在這裡錄用了一些奇經八脈的內容，任督二脈一通，即是小周天，八脈全通，就是大周天<sup>33)</sup>。「乾坤一氣袋」仿如熔爐，而身體「穴」道的感應則是

32) 《世界文化象徵辭典》，頁173。

內視的功夫。在道教的話語中，凡人通過修練可以「得道成仙」，如黃初平在赤松山的洞中修練成仙，金庸沒有把做爲凡人的主角化爲神仙，但他們的內功和外功，在經過連串的歷練後卻是「奪胎換骨」。

#### 6. 啟蒙的場所<sup>34)</sup>

啟蒙是一種精神上的再生和轉變，存在於人的潛意識層面(如夢和幻想的世界)。進入山洞，意味著將自己「孤獨」起來，史脫爾(Anthony Storr, 1920~2001)認爲可以讓內在精神(inner psyche)得到一種新的秩序和平衡<sup>35)</sup>。《笑》第7回，令狐沖因爲與正派眼中的魔教——日月神教——交往，被罰在思過崖上面壁一年，就是一種將自我孤立的行爲，這個行動仿如道士的閉關修煉。第9回，岳不群責備令狐沖在思過崖上沒有勤加修習本門的氣功，就是認爲令狐沖不善控制七情六欲之故。岳夫人寧中則也向令狐沖勸誡說得更白：「沖兒，你師父向來諄諄告誡，要你用功練氣練劍，罰你在思過崖上獨修，其實也並非真的責罰，只盼你不受外事所擾，在這一年之內，不論氣功和劍術都有突飛猛進……但你牽纏於兒女私情，不求上進，荒廢武功，可令我們失望得很了」(頁353)。

在《神》中，古墓這個空間原是與世隔絕，外人不得闖入，在裡邊的人當然也不會和外界有接觸，這意味著世俗時間的消失。這個情況直至孫婆婆把楊過帶進古墓以後才改變了。小龍女18歲前居於古墓，心如止水，所練的是斷

33) 王沐，〈《悟真篇》丹法要旨〉，見氏著《內丹養生功法指要》(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1月)，頁74。

34) 埃利亞代(Mircea Eliade, 1907~1986)把啟蒙概括爲三類。一是從童年或少年過渡到成年的集體儀式，即民族學中的成年禮，這種氏族啟蒙帶引新人進入精神和文化價值的世界；二是進入秘密會社的儀式，當中的啟蒙性死亡和再生，代表一個新丁依據神或神話的祖先所顯示模型變成另一個人的宗教程序；三是與神巫或巫醫的神秘職業，當中包括一種如夢、幻象、入迷的欣悅經驗。

35) Anthony Storr, *Solitude: A Return to the Self*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88), p.200.

七情、絕六欲的上乘功夫(第6回),活死人墓就是她的世界。小龍女冷傲絕情,她原已立誓長居古墓,終身不下終南山,但楊過闖入她的世界,「心甘情願的爲她而死」(第7回),誓言也就破了。楊過和小龍女二人與李莫愁和洪凌波在古墓大戰,最終把古墓的斷龍石放下,意味著永遠與外界隔絕,自困於內在的世界,但恰巧離開古墓的另一個通道是在水底,榮格(Carl Gustav Jung, 1875~1961)將無意識看成一個水的世界<sup>36</sup>,而楊過、小龍女、李莫愁、洪凌波四人離開從水道離開古墓,而且是一直向下的:

到處都是岔道。再走一會,道路奇陡,竟是筆直向下,若非四人武功均高,早已摔了下去。李莫愁暗想:「終南山本不甚高,這般走法,不久就到山下,難道我們是在山腹中麼?」下降了約莫半個時辰,這路漸平,只是濕氣卻也漸重,到後來更聽到了淙淙水聲,路上水沒至踝。越走水越高,自腿而腹,漸與胸齊。……說話之間,水已浸及咽喉。……但小龍女與楊過卻已鑽入了水中……楊過正閉住呼吸,與小龍女攜著手在水底一步步向前而行。……四人在水底拖拖拉拉,行了約莫一頓飯時分,小龍女與楊過氣悶異常,漸漸支援不住,兩人都喝了一肚子水,幸水勢漸緩,地勢漸高,不久就露口出水。又行了一柱香時刻,越走眼前越亮,終於在一個山洞裡鑽了出來。(頁269-270)

這是一次從死到生的歷程,楊過從水道走出古墓,「游目四顧,但見濃蔭匝地,花光浮動,心中喜悅無限」(頁271)。

古墓的出口要經過「山腹」,《書》位於迷城的宮殿也是在「峰腹」內,《倚》的光明頂秘道也是在山腹,《碧》金蛇郎君埋骨的山洞,通道也是山腹內的一條裂縫。山洞中的通道,使人想到人體內臟彎彎曲曲的過道<sup>37</sup>。「腹腔是黑暗的隱蔽房屋,同時也是蘊藏著消化危險的地方,它還爲厭惡開闢道路。腹腔變成了雖然明顯地承擔想像界固有的多義性但卻被內面化的黑夜,或者說腹腔變成了表達深度本身實體的形象的極限」<sup>38</sup>。某些洞穴相當狹窄,只有小孩子

36) 榮格,《集體無意識的原型》(Archetypes of 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心理學與文學》(馮川、蘇克譯,北京:三聯書店,1987年11月),頁68。

37) 《世界文化象徵辭典》,頁171。

才能進入，所以又有一些爬行的想像。《碧血劍》金蛇郎君死於山洞，該山洞在華山峰西的絕壁，絕壁離地有四十多丈(頁99)，但由於洞口太少，木桑道人鑽不進去，只好讓袁承志嘗試，當時袁承志是13歲。

袁承志答應了，右手執劍，左手拿著火把，縋繩下去。他遵照師父的吩咐，用火把先探進洞裡。小乖弄破洞外泥封，山頂風勁，吹了一晚，已把洞中穢氣吹盡，火把並不熄滅。於是他慢慢爬了進去，見是一條狹窄的天生甬道，其實是山腹內的一條裂縫，爬了十多丈遠，甬道漸高，再前進丈餘，已可站直。他挺一挺腰，向前走去，甬道忽然轉彎。他不敢大意，右手長劍當胸，走了兩三丈遠，前面豁然空闊，出現一個洞穴，便如是座石室。(頁103)

又如《倚》第15~16回，張無忌逃避朱長齡，鑽進洞穴：

張無忌向前滑出一步，但見左側山壁黑黝黝的似乎有個洞穴，更不思索，便鑽了進去。……幸而那洞穴越往裡面越是窄隘，爬進十餘丈後，他已僅能容身，朱長齡卻再也擠不進來了。張無忌又爬進數丈，忽見前面透進光亮，心中大喜，手足兼施，加速前行。(頁615-616)

……張無忌在狹窄的孔道中又爬行數丈，眼前越來越亮，再爬一陣，突然間陽光耀眼。他閉著眼定一定神，再睜開眼來，面前竟是個花團錦簇的翠谷，紅花綠樹，交相掩映。他大聲歡呼，從山洞裡爬了出來。山洞離地竟然不過丈許，輕輕一躍，便已著地，腳下踏著的是柔軟細草，鼻中聞到的是清幽花香，鳴禽間關，鮮果懸枝，那想得到在這黑黝黝的洞穴之後，竟會有這樣一個洞天福地?(頁619)

當時張無忌約十五歲，而山洞是一條通向洞天福地的通道。維舟的評論中，也提及「這類壺口、洞穴等封閉的狹小空間只是通向無限的宇宙空間的一個入口，既連結也分開世俗與神聖兩界」<sup>39)</sup>。張無忌在雪谷幽居，象徵著他和世俗的時間切斷，進入神聖的時間。這段時間足足有五年的光境，他從白猿身

38) 金森修，《巴什拉——科學與詩》，頁182。

39) <http://weizhoushiwang.blogbus.com/logs/32488429.html>, 2008年12月14日。

上得到「九陽真經」，神奇的桃子，從死亡過渡到新生。埃利亞代認為儀式性的死亡是啓蒙儀式中相當重要的部分，被怪獸吞食是最恐怖的啓蒙考驗，也同時是唯一消除世俗時間的方法，即重返初始的狀態。進入怪獸的腹內，意味回歸原始的混一狀態，宇宙的夜；從怪獸腹內走出來，等同重新創造宇宙，從混沌走向創生<sup>40</sup>。

### III. 結 論

從神話的角度思考，人有著回到洞穴的欲望，進入和離開洞穴，象徵著生命的轉化和蛻變。洞穴作為空間，它是一個休息、恢復活力和受庇護的場所，它是一個讓人恐懼的地方，也可以是一個記憶的場所。這些都可以從金庸小說中的山洞表現出來。洞穴是地下的、內在的密閉空間，所以它又被想像為腹部，在內部深處下降。某些洞穴是向下的，甚至是垂直向下的，而這種墜落又附著恐怖的想像；也有些在洞穴中走過彎彎曲曲的通道，由於通道狹窄，於是出現爬行和弓身鑽進的想像，然後出現一個大的石室或空間，又或是洞中有洞。在黑暗的洞穴行走，就像在夜間行走，是一種夜的幻想，而當某些洞穴有過去故事，那就仿如重複著過去的時間。

本文以金庸武俠小說中的山洞做為考察對象，將洞穴分成不同的類型，某些洞穴實際上不屬於單一的類型，而山洞的類型仍有待補充和探究。

#### < 국문제요 >

‘주인공이 동굴에 들어간 뒤 신기한 경력’이란 것은 중국전통서사문의 모델이다. 본 논문은 여기에 착안하여 동굴을 ‘행위의 지점’으로 삼아 김

40) Eliade, *Myths, Dreams and Mysteries*, pp.223-224.

용무협소설의 동굴을 6종으로 분류했다.

첫째, 거주지이자 무공수련의 장소

둘째, 피난과 상처치유의 장소

셋째, 타락의 함정

넷째, 비첩과 보물이 숨겨진 장소

다섯째, 신성한 장소

여섯째, 계몽의 장소였다.

각종 유형의 동굴을 논술하며 필자는 공간상상, 연금술, 문체로의 회귀 등 신화적 사유를 응용, 분석했다.

주제어 : 김용, 무협소설, 동굴이미지, 모태

Key words : Jin Yong, Martial Arts Fiction, Cave Imagery, Maternal  
Belly

